

戏剧应如何表现特殊历史时期

貌似沉重的“消费”

特殊历史时期，并非特指文革十年，而是指国家、社会、人民都同时处于重大变革和转型的过渡时期。从1907年话剧(Drama,亦即更为专业的名称“戏剧”，在港台译为“舞台剧”)在中国诞生起，我们一起经历了民国时期(1912-1949)、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49-1956)、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包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1956-1966)、“文革”十年(1966-1976)以及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其中都有一些时段属于此列。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台湾岛，从蒋介石携国民党部队于1949年撤退至今，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非一般的历史进程，也属于这一范畴。

近来，在上海这一全国戏剧市场最繁荣的码头，上演了一批各地制作的戏剧，把主人公安置在各个特殊历史时期，貌似具有反思人生苦难的深刻沉重感，也好像部部都票房飙升。而其实，这些剧目追求票房的手段，与以嬉闹方式“讨好”观众的喜闹剧并无本质区别——是在忽悠观众“消费”本民族的苦难。

这些来自各地的剧目，以“调侃”甚至“改写”的轻浮态度，利用中老年观众对如何展现这些历史时段的“好奇”抑或青少年对此段历史的陌生，行“绑架”观众视听、心灵和荷包之实。它们以集中负面要素，硬生生地揭开社会伤疤，血淋淋地展示给观众为“卖点”，让剧场体验尚不丰富的大量普通观众掏了钱、“着了道”，产生了两种危害性极强的精神误导——或顿感人生无望，活着无聊；或引发莫名激愤、价值偏差、族群对立。

悲剧变成了笑料

戏剧人、评论家认为，艺术创作者要有观照历史和时代的大局观，从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去

□ 朱光

戏剧，应是一味予人希望的“良药”——哪怕一时找不到治愈心灵痼疾的方法，但总该带给观众光明和温暖。戏剧，当然要挖掘人性的多样丰富——哪怕不惜把主人公投身魔幻的刀山火海。不过，在创作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时，是否应该为了“激发”主人公的“潜在性格层面”而不惜“调侃”甚至“改写”特殊历史时期呢？任何特殊历史时期，都是人民的共同经历，跌宕起伏、忧喜参半、血泪交融、可能有“疤”……成熟的艺术家，应是一名心灵良医，应以尊重的态度、诚挚的情感、高超的技法、慈悲的心境，把作品化作敷在伤疤上的良药，抚慰最广大观众并给予他们力量、勇气以及尽可能充沛的正能量。华语戏剧著名导演赖声川、戏曲理论家蒋星煜以及著名编剧邹静之、万方等都不约而同地认同这一观点。赖声川说，“戏剧是展现病的，但是导演要怀着慈悲心，在里面放入予人希望的药。”蒋星煜认为，戏剧能治心病。邹静之曾表示：“真正的戏剧，要带给观众正面的思考，才能成为良药……”

考虑“为什么要制造精神产品”。因为让观众误读历史、掏钱买绝望，而不给“解药”，要比让观众只掏钱看“三俗”，更有害于身心健康、社会健康。

文学评论家杨扬对话剧《活着》的导演孟京辉为何要在当下改编余华同名小说的动机持有疑问：“评论家当然支持艺术家反思社会，但是要看生在什么层面上反思。”他认为，该剧改编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不成功。作为十分熟悉原著的评论家，他觉得该剧毫无悬念，“谁都能想象到接下来谁死了，那干脆让福贵也死了算了！最后，导演只能自己跑到台上，对观众说出主题——要昂扬地活。”“只要是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都觉得所谓荒诞、夸张、扭曲、变形，并没什么太大创新。”最令人反感的是在表现大跃进、“文革”等场面时，竟让一群穿着时尚、打扮妖异的青年男女一起跳迪斯科。台上一片“群魔乱舞”。台下一片嘻哈笑声。对此，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明确表达了不满：“与其把民族的悲剧当成调料和笑料，不如让在思想和艺术上更成熟的戏剧家来挑大梁。”现代戏剧谷艺术总监、戏剧教育家荣广润则认为，“虽然当下深入思考的戏较少，但是不能局限地以个人思考替代民众思考。”

荣广润的这句话也适用于《蒋公的面子》。这出由南京大学女大学

生创作的剧目，围绕当年中央大学三位中文系教授是否要赴“校长”蒋介石的年夜饭展开——事实上，这从来都是一个传说。据为此熟读了30多本民国时期的著作、在图书馆查阅了几十万字资料的编剧透露，蒋介石到中央大学就任校长之职，是春节后的事，所以不存在“年夜饭”之说。如此情景设定，属于艺术加工。不过，该剧诞生之初，定位却是为南大(前身即中央大学)校庆所作的“校史剧”。该剧火爆之时，则被市场推手“助推”成当下争议事件的“参照系”。例如，原重大校长被任命为浙大校长，引发浙大校友会等质疑的一串风波。风波里，《蒋》剧中，蒋介石成为中央大学校长遭学界质疑的境遇，就被网民“平移”到浙大校长身上……此点，反过来刺激了该剧的票房。于是，历史与当下，两个层面的视听都被重度混淆。剧组为求高度关注而蓄意制造了被曲解的空间，且丝毫无意于争议中抽身。

艺术家最可怕的谎言，就是以挖掘人性之名，制造一台毫无人性之戏——还把它安置入特殊历史时期。由一批北京青年戏剧人编导演的《驴得水》，就是这样一出戏。中国话剧史专家丁罗男教授分析道，该剧里只有校长的女儿，这个20岁不到的女孩子是有人性的，其他角色都没有人性。民国时期，一群城里的教师到农

村办学，为了多一人份的工资，把一头驴谎报成英语老师。不学无术的教育部长为谋求美方资助，前来面见名为“驴得水”的英语老师。美国捐助人也随后抵达。为了掩盖一个又一个谎言，这些人物的举动都像是缺乏性格和动因的小丑。为了让衣衫褴褛的农村木匠冒充洋气的英语教师，城里来的女教师甚至不惜“睡服”他——“她简直就是花痴！”丁罗男评价道，全剧看下来，唯一的好人就是捐助农村办学的美国人——他最有人性，最有爱心。但是，“对比起来，只有美国有人人性的话，那我太反感这样的设计了！”诸如“睡服”这样的小聪明充斥该剧，使得剧场里特别欢腾。但当一场群殴后，美国人面对舞台上追光照耀的一把镰刀与一把锤子相交的场面，惊呼“Incredible China!”(不可思议的中国！)时，这种把网络上的负面情绪活化于剧场的取悦方式达到了顶峰，并成为口口相传的“卖点”。

值得深思的问题

上海拥有全国最活跃、最繁荣的戏剧市场已得到公认，连年来，仅在沪上演的话剧剧目每年就有200多出，其中上海话剧中心以及本地民营剧团的剧目约占总数的四成，六成来自于北京、南京、山东、广州、深圳等地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与此同时，话剧市场迎来了1907年在

技精乐美 情真意切

——评《中国，我可爱的母亲——陆在易作品音乐会》

9月5日晚，《中国，我可爱的母亲——陆在易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音乐会以“人民心中的梦”为主题，集中呈现了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陆在易改革开放以来以来创作的声乐代表作。整场音乐会无论是音乐创作本身，还是表演艺术家的二度创作，都堪称技精乐美、情真意切。

音乐会由合唱序曲《在十八岁生日晚会上》拉开帷幕。这部作品是陆在易在上世纪90年代初满怀激情献给当代青年的一首单乐章混声合唱曲，曲调流畅潇洒，感情炽热奔放，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活力。紧接着的合唱音画《行路难》，则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首音画式的单乐章混声合唱作品，素材选自台湾客家山歌《高山调》。全曲运用固定音型、音量反差、字句描绘等表现手段，展现出一幅山地民众的生活画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混声合唱《雨后彩虹》以自然景观为艺术意象出发点，抒发理想和憧憬，并把这美好的情怀落脚到改革开放之初欣欣向荣的祖国。作品和声色彩瑰丽，旋律清新优美，充满了抒情、浪漫的意境。接下来的一组艺术歌曲，同样



■音乐会结束后，陆在易(右)向观众致意

图 TP

精彩纷呈。《桥》极富江南风韵，既小巧自然又令人回味。《望乡词》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低回旋律线，短短十行诗，把国民党爱国元老于右任先生强烈的思乡之情、思念大陆之情表现无遗……

长期以来，陆在易先生谱写了大量各类题材的音乐作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民族神韵，与深沉的大

爱情怀、人文内涵，为我国当代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陆在易的合唱作品曲目众多、质量上乘，样式丰富、技法精湛；陆在易对艺术歌曲的审美和创作特征也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持之以恒的深情关注和大爱情怀，始终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 钱仁平

近期，两部以上海为故事空间的电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是胡雪桦导演的《神奇》，一是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前者虽然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单元，但网上一度出现了个别影评人的低分差评，《小时代》公映以来，更有多位知名影评人批评其价值观和艺术水准。

客观而言，两部影片都有瑕疵，但绝非一无是处。《神奇》融合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充分展现了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华丽外表，影片长达三十分钟的CG游戏画面，在国产片里更有类型开创的意义。然而，《神奇》野心太大，想把所有的现代元素、卖座元素一网打尽，于是难免因消化不良而显得不伦不类。影片对国际化和时尚化的过分强调，也让人觉得矫情虚饰，难接地气。《小时代》如同其原著小说靠华丽的语言带给读者快感一样，也过分倚重视觉的单词和句子，即造型和场面来夺人眼球，在叙事上瑕疵颇多，艺术功力明显不足。

《小时代》与《神奇》一样，也以上海为空间展开故事，同样刻意凸现了上海现代化、国际化、时尚化的特征。

在笔者看来，这两部片子的异曲同工及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可能会开启一个把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时尚之都”这样一个类型空间的创作潮流，而这一潮流，早在《大城小事》《夜·上海》《大叔，我爱你》等都市时尚片中就开始酝酿，随着近年来上海自身发展、中国城市化浪潮和观众低龄化趋势的合力而时机成熟。这对上海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好事，因为上海一度只是黑帮片和婆媳片的类型空间。

新的类型空间的出现，对类型电影创作也是好事，因为类型电影能否说服观众接受，不仅在故事是否巧妙，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故事发生的空间是否属于观众习惯接受的类型空间，一个反例就是，由于大陆并非杜琪峰警匪片的类型空间，所以其《毒战》总会让人感到别扭——例如造毒工厂枪战一场戏就会让观众质疑其在大陆的真实性。有了类型空间，更需要类型故事，我们有理由期待，近期会有比《神奇》和《小时代》更适合同时上海的氛围的类型故事呈现于荧屏或银幕。 刘海波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神奇》《小时代》开启新「空间」